

日美必戰論

著勝清籐佐
譯白知王

2001

44



中華民國廿一年八月一日

時代書局發行



論 戰 必 美 日

著 勝 濟 藤 佐

譯 白 知 王

行 發 局 書 代 時 大

月 四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再版

日美必戰圖

每册

版權所有
印翻必究

原著者 佐藤清勝
譯者 王知白

發行人

許立德

重庆嘉陵江門川鹽三里十號

印刷所 欽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重慶桂林香港上海

滙 10004

原序

日人倘回顧其三千年的歷史，便知道日人的祖先是最重名譽的國民，是能够犧牲一身爲國事而奔走的國民。

還有一層：日本人非延長其生命於亞洲大陸不可，在其生存的問題上，也非在東亞握着經濟的勢力不可。日本僅有目前的領土，不足以容其人口，日本僅有現在的經濟範圍，不足以維持其商工業。日本的將來，僅能從亞洲大陸上得到其所企望的事物。這是攸關日本人存的立腳地。然在這立腳地上面，英美法等國現正施展其雄大的謀略，故意把大艦隊集中到風平浪靜的太平洋上和日人的生命及生存相接觸。現在美國之所爲，是一種野望，一種不正當的願望。日本之所爲，則是迫於生命所繫生存所關的當前的急務，這實是日本人將來子孫生死、國家存亡的大問題。日本人倘不能於今日挫美國的野望，不能於今日膺懲美國反正義的行爲，那日本人縱然死了他的靈魂也不能安堵。

回顧過去，日本曾因朝鮮問題而與中國戰爭，又會因滿洲問題而與俄國戰爭。日本人常常是爲着生命和生活的問題而從事不得已的戰爭。日本人愛好和平，不好戰爭。但若觸到了日本人生的問題和生存的問題，便不得不戰。而今又正是爲着這個問題與隣邦（指中國）以干戈相見。而大勢所趨，並且不得不也和美國一戰。日美戰爭，已是國家不可避免的運命；國民非有這種覺悟不可。

著者鑒於國家的現狀及東亞的形勢，念及國家的將來，不覺憂心如焚，悲憤不已，實不能晏然坐視如無覩。因此，爲着國家的將來，敢貢其不文的一書於責任重大的日本同胞。

佐藤清勝識

日美必戰論 目次

緒言

第一章 亡國的實例

第一節 屈膝是滅亡的前奏 五

第二節 李邦彥秦檜的誤國 七

第三節 貴族黨人出賣波蘭 一〇

第四節 血淋淋的歷史教訓 一二

第二章 日本的敵人

..... 一七

第一節 敵人是美國 一七

第二節 日本的怨恨 一九

第三章 日本的立腳地	二七
第一節 滿洲是日本的領土	一七
第二節 日本必須利用中國	一九
第三節 海洋政策的來歷	三一
第四節 大陸政策的動機	三三
第四章 美國對外的政策	三七
第一節 美國稱霸的雄圖	三七
第二節 日本未雪的國恥	三八

第三節 美國對華的市惠	四一
第四節 美國軍備的擴張	四二
第五章 壽府倫敦兩會議	四五
第一節 美國的海軍政策	四五
第二節 華府海軍會議	四七
第三節 從主力艦到補助艦	五〇
第四節 日本屈伏的影響	五三
第五節 日本勢力的失墜	五四
第六章 戰爭的覺悟	五七
第一節 戰爭的誘因	五七
第二節 克魯泡特金式的戰略	五八
第三節 噉懲美國是日本的使命	五九

- 第四節 美日終須一戰 六一
第五節 開戰的時機 六三
第六節 對美攻勢作戰私案 六五
第七節 對美守勢作戰私案 六七
第八節 戰爭的準備 六八

第七章 國家至上

- 第一節 現代是春秋戰國的時代 七一
第二節 日人國家意識的微弱 七三
第三節 國家意識的喚起 七六
結論 七九

緒 言

日本今雖正以世界五大強國之一，活躍於世界的舞臺，但是多數的日本國民，就還不會知道世界的舞臺是怎樣，對於世界的形勢，也並不注意。就是看報，也不看關於外國的記事。其所愛看的，只是國內的事件，只是那些關於殺人、竊盜、戀愛糾葛的事情。這一來，他的眼界就只限於國內，結果就有許多人不知道世界的舞臺究竟是怎樣。世界不論起了怎樣的變化，他國不論抱着怎樣的野心，他們都毫不介意。而且不僅一般人是這樣，就是以政治家自命的人們中間，也有像這樣的人。如果都像這樣，日本人還能說是五大強國之一的國民麼？

其不理解世界的形勢既若此，同時，旁端還抱着歐美是先天優秀民族的觀念。這是極大的錯誤。實則歐美人在物質文明上，雖着其先鞭於世界，而其精神文明則遠在東洋各國之下。因為這緣故，他們的生性，往往敢行不義之事，不顧他人的困苦，只知滿足。

自己的慾望，只管主張自己的權利，不過日本國民還不了解他們是這種下劣漢罷了。

惟其如此，日本人的責備外國人，尤其是責備歐美人，總是過於寬大，而其所以自責者則頗苛酷。遇着和外國有關的一種事件發生，縱令其責任是在外國人方面，然而日本人也常常不責備外國人反而來責備其自身。那事件雖分明是外交問題，但也老是把他化為內政問題，轉而去責自己的同志，這在議會的爭論中是常見的。這實在是日本人的通病。因為有這通病，所以往往對於一種事件，不去捕捉事件本身的真相，只顧到他的末葉細節，反把最要緊的重點等閒放過，終則弄到無從挽救。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對於和美國有關的各種問題，都是這樣等閒放過，也都是這樣存而不決，日積月累之餘，國家的威信遂因而失墜，並且招致了外來的侮蔑，使國家陷於深淵，瀕於危殆，這真是使人不禁長歎息的事。

位於太平洋對岸的美國，過去幾十年間所加於日本國家及日本人民的侮辱、和虐待及其恃強勒索的行為，雖已不少，但日本國民都不大關心，好像並沒有什麼感覺。僑居美國的日本同胞，雖不斷啼饑號寒，日本人竟充耳而不聞。美國雖侮辱了日本，但日本

人也不感到恥辱。不管華府開怎樣的會議也好，倫敦開怎樣的會議也好，都以為是和日本人日常生活沒有關係的事情，絕不加以理會，甚且連報紙的新聞也都不看。但對於有關外國的事雖是這樣冷淡不關心，然而一遇到內政的問題，便又會連極瑣屑的事都要費盡唇舌作一番爭論。這才真是不可思議的現象。在這樣儼如春秋戰國弱肉強食的目前世界中，這種做法，還能够保持本國的安全麼？

目前的日本國民實在太過於短見。他只要自己現在的生活是幸福的平和的，就不管別的事情，他把自己子孫的時代究竟將悲慘黑暗到什麼地步這件事，當做和自己絲毫都不相關的事。這就未免太過無情，太過冷酷。日本人是靠着三千年祖先的恩惠，才能有今日這樣幸福的生活；日本人是靠着萬世一系的天皇的慈愛，才能有今日這樣安穩的生活。日本人只要想到這個，便不能不爲子孫而努力，不能不謀子孫的繁榮和幸福。國家百年的大計，畢竟是爲着未來的國民。著者之所以用這不文的筆來著日美必戰論，其原因也不外乎此。

日美兩國的不睦，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華府會議和倫敦會議的結果，更加深了兩

國間的溝渠。日本當時像戰敗國一樣，在倫敦會議中，接受了倫敦條約。日本國民的憤慨興奮，當然不能不達到頂點。倘此後這種形勢不變，那兩國之終必以破火相見，就不待智者而後知了。雖或者有人譏著者文字的過激也未可知，但著者之作此書，是因胸中有難以抑制的情緒。幸而著者所言不虛，那就是日本的福祉。

第一章 亡國的實例

第一節 局限是滅亡的前奏

日本自與北美合衆國締結通商條約以迄今日，歷時已七十幾年。當美國潘萊提督來到浦賀，旋在神奈川締結假條約的時節，兩國的關係頗為親善。然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最不喜日本漸次在東亞拓展勢力的國家，卻是美國。惟因當時美國也正忙着開拓廣漠的國土，所以，兩國的關係，雖說不到親善，但也不到險惡的程度。嗣後，美國漸次積蓄其富力，利用其資本，並且向着世界發展其勢力，日美關係便隨而漸趨於險惡。美國鑒於加利福尼亞日本居留民的勤勉及其成功，因羨慕而突燃其嫉妒之焰，企圖排斥日本人，加以差別的待遇，且禁止日人的入境，自是以還，兩國關係日益緊張，兩國人民的感情亦日益不洽，延到最近，其險惡的程度則更有增而無已。

但日美兩國感情的不洽，雖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日本對於美國卻老是受動的，非常

謹慎的。日本爲着美國而抱着驚疑固不止一次，但老實的說，美國人的看不過，卻正是日本的進步，日本的隆昌，日本勢力的擴大，他們之所以看不過，那是嫉妒強烈的結果。日本對於美國是那樣的謹慎、謙讓，然美國人卻老是把日本人看做當前的敵人，在每一次的事件中無一次不是用凌辱、虐待、和強制手腕加諸日本人，結果則日本人對於這種凌辱、虐待和強制手腕，也總是用忍耐、屈服和讓步來應付。

截至今天爲止，日本所忍受美國的凌辱、虐待、和強制手腕，決不止一兩次，至少也有十幾次了。其中還有若干次是曾在飲恨吞聲銘心刻骨之下，毅然作屈辱的讓步。由於這種讓步的頻數，遂使日本人的感情日趨惡化，終於公然把美國作爲敵國。

從我們的見地來看，這種頻數的屈辱和讓步，又不僅足使兩國國民的感情歸於惡化而已，且恐因此而使美國人更誤解了日本人，更加強其狂暴的態度，結果將陷日本於無可挽救的更不利更窮蹙的絕地。

著者以爲，在對外關係上，只要自信其行爲不背正義，便應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披瀝自己的抱負，貫澈自己的主張，向着所信而邁進。務使對方改正其不義的行爲

和意識。倘兩國能由此而達到由衷的諒解，那糾紛就自然能够冰釋，問題就自然能够解決了。

自古迄今，世界史上雖不知見過多少國家的興隆，多少國家的滅亡，然就史實來看，重疊的屈辱累積的讓步，總是越發招致對方的侮辱，越發使對方更加橫暴、驕傲，終亦不免以干戈相見。並且一度屈膝之餘，若仍不辭再屈三屈，其國家便會因而滅亡，這種事例，也不勝枚舉。現在請讓著者來談一點史實。

第二節 李邦彥秦檜的誤國

說到世界歷史上因一再屈膝而滅亡的國家，則中國的宋朝和歐洲的波蘭，是最顯著的實例。

繼唐朝之後，統一了萬里長城以南的宋，在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的時代，雖由於漢人的武勇，擊退了來侵的遼和西夏，顯着中國本部的隆昌，但到了哲宗徽宗的時代，便漸漸陶醉於文化，而陷於文弱。

當時屬於女真支派的金，崛起於滿洲東部，意欲滅遼，遣使謁宋帝徵宗，謀共舉兵

擊遼。於是徽宗乃遣將發兵和金國共同討遼。其後，宋軍失利而退，獨金軍則大破遼軍，滅遼而佔領遼地，故事後，宋僅得到燕京（今北平）附近一點的土地。由是金漸侮宋，抱着併吞中國本部土地的野心，金太宗屢作南下之謀。那時徽宗的太子欽宗卽位，將軍李綱獻及早擊金以絕後患之策，欽宗不能用，竟信宰相李邦彥之言，割地和金，因此，金以宋爲易與，便不顧條約，實行發兵南下，陷了宋的首都汴京擒徽宗（上皇）欽宗，幽之於五國城。

宋雖已立欽宗之弟高宗卽帝位，然對於將軍宋澤率領義軍與金一戰的獻策，依然不納，卻遷都於揚子江南方的臨安，以避金軍。其後，將軍岳飛雖曾率軍渡江而北，大破金軍，迫汴京而光復黃河流域的一部分，然因高宗的宰相秦檜深忌岳飛，終於加罪於忠勇無雙的岳飛而斥之，並欲與金議和。其時，胡銓曾憤激而上疏曰：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虧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章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王倫孫近秦檜），竿之藁街，然